

# From “Conventional Form” to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A Study on the Modern Translation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Opera Performance Elements in Modern Chinese Drama

Mei Wei

Yunnan Provincial Drama Theatre, 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odern adaptation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opera performance elements in modern Chinese drama, aiming to explore innovative ways of expressing traditional opera conventions within a contemporary theatrical context.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observations of artistic practice,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de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opera conventions in modern drama.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rough this adaptation, modern drama deconstructs the stereotypical features of conventional opera vocabulary and reconstructs its fluidity, achieving a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performance language. It translates the abstract aesthetics of opera into expressions of psychological reality, constructing artistic spaces that align with modern sensibilities. Additionally, it breaks through the typified framework of opera role systems to create complex contemporary characters and integrates conventional opera music with modern musical elements, producing a symphonic dramatic sound.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is adaptive practice not only preserves the aesthetic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but also promotes the loc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modern drama, providing a significant model for the modern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art forms.

##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drama; opera performance; modernization

## 从“程式”到“当代”：中国话剧对戏曲表演元素的现代化转译与实践研究

魏玫

云南省话剧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000

## 摘 要

本文聚焦中国话剧对戏曲表演元素的现代化转译与实践，旨在探索传统戏曲程式在当代话剧语境下的创新表达路径。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艺术实践观察，系统梳理话剧对戏曲程式的解构与重构过程。结果表明，话剧在转译中通过解构程式语汇的定型化特征并重构其流动性，实现表演语言的当代转化；将戏曲虚拟美学转化为心理现实表达，构建符合现代审美的意境空间；突破戏曲行当体系的类型化框架，塑造具有复杂性的当代人物形象；融合戏曲音乐程式与现代音乐元素，创造具有交响性的戏剧声音。研究结论认为，这种转译实践既延续了传统戏曲的美学精髓，又推动了话剧艺术的本土化创新，为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传承提供了重要范式。

## 关键词

中国话剧；戏曲表演；现代化

## 1 引言

中国话剧同戏曲的相互交融，属于传统艺术跟现代戏剧展开对话的一种深度实践，戏曲表演所有的程式化体系，历经长达千年的沉淀而形成了高度凝练的美学范式，而中国话剧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里主动去吸纳戏曲元素，并非单纯的形式移植，也不是机械的符号拼贴，而是在解构以及重构

的过程中达成对传统程式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译实践要尊重戏曲程式的内在规律，也要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 2 从“程式”到“当代”：中国话剧对戏曲表演元素的现代化转译概述

从 20 世纪初话剧传入中国起，如何实现外来艺术形式的本土化，便成为中国话剧发展的重要命题。在这一进程中，“戏曲表演元素的吸收与转化”成为关键路径之一。

早期话剧受到“文明戏”的影响，其表演逐渐趋向于程式化以及夸张化，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以焦菊隐、黄

【作者简介】魏玫（1978-），女，回族，中国云南昆明人，本科，二级演员，从事话剧表演研究。

佐临等作为代表的戏剧家们开始有意识地去探索话剧民族化的道路,提出了“以中国戏曲美学精神来重构话剧表演体系”这样的主张,开启了从“程式”到“当代”的创造性转译过程。这一转译并不是简单地挪用戏曲的唱念做打或者身段程式,而是深入挖掘其中写意性、虚拟性以及象征性的美学内核,并且把这些内核融入到现代话剧的现实主义或者实验性表达当中,比如说,焦菊隐在导演《茶馆》的时候,借鉴了戏曲的“亮相”“走边”“圆场”等动作语汇,以此强化人物出场时的戏剧张力以及性格特征,同时运用戏曲“以虚代实”的空间处理方式,借助演员的表演来暗示环境的变化,打破舞台布景的物理限制,让话剧呈现出浓郁的东方意蕴。进入新时期之后,这种转译得到了深化,导演林兆华在《野人》《狗儿爷涅槃》等作品里,打破了第四堵墙,引入了戏曲的“间离效果”以及“叙述体”结构,使得演员可在角色与叙述者之间自由地切换,拓展了话剧的表现维度,孟京辉等先锋戏剧导演则更进了一步,把戏曲的节奏感、仪式感与现代肢体剧场相结合,赋予文本强烈的视觉冲击以及诗意表达。当代话剧更加注重对戏曲精神的“当代性重构”:像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借鉴了戏曲“悲喜同台”的结构智慧,实现了叙事的多重时空交织,鼓楼西剧场的《枕头人》虽然是西方文本,但是在表演调度中融入了戏曲的象征动作以及节奏控制,提高了心理外化效果<sup>[1]</sup>。

这种转译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简单嫁接,而是可激活文化基因的关键举措,借助这样的转译,中国话剧在保持自身现代性的过程中,成功建立起了独特的美学身份,从传统的“程式”走向“当代”,中国话剧借助对戏曲表演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方式,一方面回应了文化自信这一时代的诉求,另一方面也探索出了一条将传统美学与现代精神相融合的戏剧发展路径,推动中国戏剧在全球语境下发出独特且有深度的声音<sup>[2]</sup>。

### 3 从“程式”到“当代”:中国话剧对戏曲表演元素的现代化转译的实践路径

#### 3.1 程式语汇的解构与重构

戏曲程式的关键之处在于把生活动作提炼成高度规范的表演语汇,像“起霸”借助成套的舞蹈动作呈现武将整理行装准备出征,“趟马”用挥鞭跨步来象征策马快速行进,这些程式虽说来源于生活,可是经过了舞蹈化以及节奏化的艺术处理,构建起“以虚代实”的美学体系,不过程式的定型化特性在当代环境中遭遇挑战:现代观众对于戏剧真实性的要求,和程式化表演的虚拟性形成了矛盾。中国话剧对戏曲程式的转译,首先体现为对程式语汇进行流动性的重新构建。

话剧导演在借鉴戏曲程式的时候,大多时候会突破其原本固定的组合模式,赋予动作全新的语义内涵,就好比在传统戏曲里,“开门”这个动作是借助对推门手势进行夸

张化处理来传递空间转换的,而在话剧《主角》当中,导演把这个动作进行了解构,使其成为人物心理的外化表现——演员用缓慢的推门动作配合呼吸节奏,以此暗示角色面对未知命运时的忐忑不安。这样的转译并非是要否定程式的规范性,而是借助对节奏、力度以及空间的处理,让程式成为可承载当代情感的一种载体<sup>[3]</sup>。

更具深度的重构主要体现在程式与即兴表演相互融合这一方面,戏曲程式特别注重“一遍过”所有的完整性,然而话剧表演一般会融入即兴创作的成分,导演胡宗琪在进行话剧执导工作的时候,要求演员在把握程式框架的前提下,依据现场的反应对动作细节作出调整,就像传统戏曲里的“圆场步”原本是用来呈现快速行走的,但是在话剧《风雪夜归人》当中,演员借助改变步频以及重心偏移等方式,把“圆场步”转变为可体现角色内心焦虑的肢体表达形式。这样一种流动性的重构让程式摆脱了定型化的束缚,成为了有开放性特点的表演语言。

#### 3.2 虚拟美学的当代转译

戏曲的虚拟性是其核心美学特征,通过“六七人可当千军万马,转一圈可走四方八方”的夸张手法,构建出超越物理空间的戏剧意境。然而,当代观众对戏剧真实性的追求,促使话剧在转译戏曲虚拟美学时,必须完成从“写意”到“心理现实”的转型<sup>[4]</sup>。

话剧导演田沁鑫于《四世同堂》里,把戏曲的“一桌二椅”虚拟布景转变为心理空间的一种象征,在传统戏曲当中,一张桌子可代表高山、城墙或者床榻,然而话剧借助灯光聚焦以及演员肢体定位,使得桌子变成角色内心冲突的投射之物,比如说,当角色面临家庭矛盾的时候,桌子被推到舞台中央,形成有压迫性的空间关系,而当角色回忆往事之际,桌子又退到角落,成为孤独感的一种视觉符号。这样的转译留存了戏曲虚拟性的关键部分,不过依靠对心理现实的阐释,让观众更加容易产生共鸣,戏曲的“程式化表情”在话剧中的转译有更大的挑战性,在传统戏曲里,演员借助“眉眼传情”“手口相应”来传递情感,而话剧需要把这种高度凝练的表情语言转化为契合当代心理真实的表现形式。例如戏曲中的“笑”存在“冷笑”“狂笑”“苦笑”等不同类型,每一种笑法都有固定的程式,话剧则依靠微表情与肢体语言的搭配,呈现出角色复杂的情感层次,在话剧《金风玉露》中,演员用嘴角抽动配合手指颤抖,取代戏曲中的“捧腹大笑”,更加精准地传达出角色悲喜交加的内心状态。

#### 3.3 行当体系的当代解构

戏曲的行当体系也就是“生旦净末丑”,它是中国传统表演艺术高度程式化之后的成果,借助固定的外在形态、声腔风格以及气质类型,达成角色的快速识别以及情感传递,不过当代话剧注重人物心理的深入挖掘以及性格的复杂多面,给这种类型化、符号化的角色塑造方式给予了根本性的挑战。在转译戏曲行当体系时,当代戏剧不再单纯模仿其

外在形式,而是对其展开批判性解构与创造性重组,让它服务于现代人物的个性化表达以及社会批判功能。

导演林兆华于话剧《樱桃园》里的探索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剧中女主角借鉴了传统“青衣”行当的仪态跟步法,像缓步轻轻移动、低眉默默含首,留存了东方女性的含蓄与优雅,然而其整体表演却冲破了行当的单一气质,她的眼神中流露着迷茫与觉醒相互交织的复杂情绪,语调有时低沉内敛,有时激烈抗争,呈现出一个在时代变革里挣扎的现代知识女性的精神困境。这种表演吸收了戏曲“以形写神”的美学原则,又借助心理现实主义的深度介入,达成了从“类型人物”到“立体人格”的跨越,更具深度的解构体现在对“丑角”行当的当代转化上,传统戏曲中,丑角以滑稽、逗趣为主,大多承担调剂气氛、缓解张力的功能,不过在当代话剧语境下,这一行当被赋予了强烈的批判性与寓言色彩。比如在陈佩斯主演的话剧《戏台》中,丑角不再仅仅是插科打诨的配角,而是变成洞察荒诞、撕破虚伪的“清醒者”,他借助夸张的肢体动作、戏曲化的念白节奏与现代讽刺语言相结合,揭露权力运作的荒谬与社会规则的虚伪,其表演虽保留了“丑”的外在程式,像歪戴帽、碎步跑、翻白眼等,但其内在精神已升华为一种文化批判的象征。这种对行当体系的解构,并非对传统的否定,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继承,它把程式化符号转化为可拆解、可重组的艺术资源,在打破类型边界之际,激活了传统表演体系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思想力量与审美活力。

### 3.4 音乐唱腔的当代融合

戏曲音乐以其独特的板式变化体结构和“西皮”“二黄”等腔调体系,形成了高度程式化、象征性强的艺术表达方式,而话剧作为以语言和现实主义表演为核心的现代戏剧形式,在吸收戏曲音乐元素时,必须面对如何突破传统唱腔的固定程式、如何实现传统音色与当代审美融合的双重挑战。

近些年来,有一批先锋话剧作品在音乐设计方面展开了大胆的探索,借助技术手段以及观念创新,达成了戏曲音乐从“程式表达”朝着“当代戏剧语言”的转变,给其赋予了全新的情感张力以及美学价值,其中话剧《白蛇传》的音乐创作可称作典范,这部剧没有直接搬演传统戏曲的完整唱段,而是选取了“南梆子”这种代表白素贞柔美、哀婉气质

的核心腔调,把它的旋律片段做了数字化处理,和电子音乐的合成音色、脉冲节奏以及空间混响技术结合在一起。在“断桥相会”这个关键场景当中,传统唱腔的悠扬线条在电子节拍的推动下时而伸展、时而断开,形成了一种让人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听觉体验,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戏曲的情感记忆,又精准地传递出人物在命运重压之下的复杂心理波动,实现了情感表达的戏剧化升级,更具突破性的是对“帮腔”这种传统戏曲表现手法进行的创造性重构。在传统剧目中,帮腔是由后台歌队以齐唱或者和声形式出现的,主要功能是渲染气氛、评述剧情或者揭示人物内心,而在当代话剧实践里,帮腔被解构并重新编码成了一种多维度的声音叙事机制,以新版话剧《江姐》为例,创作者把帮腔从“集体合唱”转变为“心理复调”——当江姐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时,舞台后方不再出现统一的唱词,而是用无词人声和弦乐、电子音效交织,形成多层次的声景。这些声音代表群众的声援,也外化了江姐内心的坚定信念与情感挣扎,和前景中对话的现实主义表演形成了强烈对比<sup>[5]</sup>。

## 4 结语

中国话剧对戏曲表演元素的现代化转译,本质上是传统艺术在当代语境下的自我更新。这种转译既非对程式的彻底颠覆,亦非机械的复制粘贴,而是在解构与重构中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从程式语汇的流动性重构,到虚拟美学的心理现实转译;从行当体系的个性化解构,到音乐唱腔的交响性融合,中国话剧通过创造性转化,使戏曲程式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代的桥梁。

### 参考文献

- [1] 唐诗意.试论中国传统戏曲对话剧舞台艺术的影响[J].戏剧之家, 2023, (04): 21-23.
- [2] 古雨晨.浅析中国话剧中的民族戏剧文化借鉴[J].文化产业, 2022, (02): 34-36.
- [3] 李静.话剧民族化视角下的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表演[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 (04): 75-82.
- [4] 饶丹云.中国传统言语训练方法对演员台词基本功的建构[J].戏剧艺术, 2020, (06): 70-79.
- [5] 苗芳.论戏曲表演、话剧表演中“体验”与“表现”的关系[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5 (06): 47-50.